



修智大和尚談：衣衾

青楓：我們看佛經，有些名稱可不大理解。如果我們依一般性的中文認識來理解的話，有些字以及詞語，會有莫名其妙之感，往往看起來是似懂非懂的，我們念誦佛經、吸收佛學知識，實在不應該一知半解，要真正地消化、明白其含意才好。我相信，有些詞語之所以不理解，除了因時間及地理環境而導致該詞語原有的意思有所變化之外，另一個原因，可能是中文字本身對此亦未能真正、全面地作出準確的翻譯，以致我們有所錯解與誤讀。

修智：你說的，也有一定道理，你且舉出一些例子來看看。

青楓：譬如「衣衾」兩字（衾，音格），在好些經文裡都有出現，如《佛說阿彌陀經》：「其土眾生，常以清旦，各以衣衾，盛眾妙花，供養他方十萬億佛。……」衣衾，是什麼呢？有些佛經注解：「衣衾，即衣襟。」我查看漢語大字典，對「衾」字之解釋，也解作衣襟。但從上述引文看來，解作衣襟，便有不妥，衣襟又怎能盛載眾妙花呢？《景德傳燈錄·脇尊者》言「四眾各以衣衾盛舍利，隨處興塔而供養之。」這更明顯說出，衣衾並非衣襟了，試問衣襟又如何能盛舍利？請問大和尚，我們究竟怎樣認識「衣

想像

欣賞花草樹木，我們除了看這植物本身的形態之外，其實，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可能會看出一些意想不到的趣味，特別是在構圖方面。

像這盆放在妙法寺園內的小小蘭花，你看它的花形花姿，它垂下來，但又不是一種垂頭喪氣的感覺，它倆的低垂下頭，却好像一對含羞少女站在你跟前，是那樣的羞人答答。

所以，我說，欣賞花草樹木不光是看它的花形花姿，還要加多一些想像力。



械」兩字？

修智：你提出這問題，很有意思。我們不是鑽牛角尖地去追查字義，我們是想通過查找而理解其含義，就是如何理解佛經裡的字義。我們看佛經的時候，雖然看的是中文字，但不能把所有的字都視為中文字原有的字義來理解。它有時是借用的「譯音」，如果我們僅僅去望文生義，可能會弄出笑話。譬如我們常念的「南無」兩字，若望文生義，則會解為「南方所無」。但「南無」是梵文譯音，念「那模」。它具多重意思，可解作歸命，亦解作敬禮。我們稱念「南無阿彌陀佛」，意思是「歸命阿彌陀佛」或者是「敬禮阿彌陀佛」，絕對不是「南方沒有阿彌陀佛」呀！再說，我們常念到的「般若」（音波野）兩字，它也不等同「智慧」的意思，它實際上也有很多重意思的，正因為一字多義，如果僅取用一個意思，則忽略其他意思，那就不完整。所以在中文的佛經裡，有時候索性譯音。「衣」與「械」是分開來理解的。「械」字是梵文譯音

的尾音，亦具有多個含意。《妙法蓮華經》裡「我身手有力，當以衣械，若以机案，從舍出之。」這裡所說衣械，斷乎不會是指衣襟。「衣」並不是「衣服」，而是指粗布，譬如帆布之類。所以「衣械」乃以布料所制的盛載器皿，或可作包裹使用的器具。

青楓：剛才引用《佛說阿彌陀經》提及「各以衣械，盛眾妙花，供養他方十萬億佛。」何以還會出外供養他方佛呢？

修智：這就是符合《佛說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中第二十三願：「設我得佛，國中菩薩，承佛神力，供養諸佛，一食之頃，不能遍至無量無數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佛佛道同，每一位佛陀都具有慈悲與平等之心。釋迦牟尼佛介紹阿彌陀佛給我們認識，阿彌陀佛亦令弟子向諸佛供花、參學。我們應該學習諸佛所示現慈悲平等的教導。

青楓：聽了大和尚這樣說，我們對平日供養諸佛可又有深入一點的認識，福慧是在慈悲平等中。

透明色彩

很喜歡在陽光下看花，除了感受那份欣欣向榮的朝氣，也同時可以透過陽光的射照，看到花瓣的「透明色彩」。色彩不是透明，但它薄薄的花瓣，在陽光下給人一個「透」的感覺。特別是在一叢一叢的聚生在樹頂上，斜斜的光罩下來，特別來得鮮艷欲滴。

什麼叫做賞心悅目？這就是了，你看到這樣的紫薇花，會情不自禁地用相機把它拍下來。



阿彌陀佛四十八願 節錄佛說無量壽經

時法藏比丘攝取二百一十億諸佛妙土清淨之行。如是修已，詣彼佛所，稽首禮足，遶佛三匝，合掌而住，白言：

「世尊！我已攝取莊嚴佛土清淨之行。」

佛告比丘：「汝今可說，宜知是時。發起悅可一切大眾。菩薩聞已，修行此法，緣致滿足無量大願。」

比丘白佛：「唯垂聽察，如我所願，當具說之。」

①設我得佛，國有地獄、餓鬼、畜生者，不取正覺。

②設我得佛，國中人天，壽終之後，復更三惡道者，不取正覺。

③設我得佛，國中人天，不悉真金色者，不取正覺。

④設我得佛，國中人天，形色不同，有好醜者，不取正覺。

⑤設我得佛，國中人天，不悉識宿命，下至知百千億那由他諸劫事者，不取正覺。

⑥設我得佛，國中人天，不得天眼，下至見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

⑦設我得佛，國中人天，不得天耳，下至聞百千億那由他諸佛所說不悉受持者，不取正覺。

⑧設我得佛，國中人天，不得見他心智，下至知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中眾生心念者，不取正覺。

⑨設我得佛，國中人天，不得神足，於一念頃，下至不能超過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

⑩設我得佛，國中人天，若起想念貪計身者，不取正覺。

⑪設我得佛，國中人天，不住定聚必至滅度者，不取正覺。

⑫設我得佛，光明有能限量，下至不照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

⑬設我得佛，壽命有能限量，下至百千億那由他劫者，不取正覺。

⑭設我得佛，國中聲聞，有能計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眾生緣覺於百千劫悉共計校知其數者，不取正覺。

⑮設我得佛，國中人天，壽命無能限量，除其本願，修短自在。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⑯設我得佛，國中人天，乃至聞有不善名者，不取正覺。

⑰設我得佛，十方世界無量諸佛不悉諮嗟稱我名者，不取正覺。

⑱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⑲設我得佛，十方眾生，發菩提心，修諸功德，至心發願欲生我國，臨壽終時，假令不與大眾圍繞現其人前者，不取正覺。

⑳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聞我名號、係念我國，殖諸德本、至心迴向，欲生我國，不果遂者，不取正覺。

㉑設我得佛，國中人天，不悉成滿三十二大人相者，不取正覺。

㉒設我得佛，他方佛土諸菩薩眾來生我國，究竟必至一生補處，除其本願，自在所化，為眾生故，被弘誓鎧，積累德本，度脫一切；遊諸佛國，修菩薩行，供養十方諸佛如來，開化恆沙無量眾生，使立無上正真之道；超出常倫諸地之行，現前修習普賢之德。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㉓設我得佛，國中菩薩，承佛神力，供養諸佛，一食之頃，不能遍至無量無數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

㉔設我得佛，國中菩薩，在諸佛前，現其德本，諸所求欲供養之具，若不如意者，不取正覺。

㉕設我得佛，國中菩薩，不能演說一切智者，不取正覺。

㉖設我得佛，國中菩薩，不得金剛那羅延身者，不取正覺。

㉗設我得佛，國中人、天、一切萬物嚴淨光麗，形色殊特，窮微極妙，無能稱量。其諸眾生，乃至逮得天眼，有能明了辨其名數者，不取正覺。

㉘設我得佛，國中菩薩，乃至少功德者，不能知見其道場樹無量光色高四百萬里者，不取正覺。

㉙設我得佛，國中菩薩，若受讀經法，諷誦持說而不得

辯才智慧者，不取正覺。

⑩設我得佛，國中菩薩，智慧辯才若可限量者，不取正覺。

⑪設我得佛，國土清淨，皆悉照見十方一切無量無數不可思議諸佛世界，猶如明鏡睹其面像。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⑫設我得佛，自地以上至于虛空，宮殿、樓觀、池流、花樹，國土所有一切萬物，皆以無量雜寶百千種香而共合成，嚴飾奇妙超諸人天，其香普薰十方世界，菩薩聞者，皆修佛行。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⑬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眾生之類，蒙我光明觸其體者，身心柔軟超過人天。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⑭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眾生之類，聞我名字，不得菩薩無生法忍諸深總持者，不取正覺。

⑮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其有女人聞我名字，歡喜信樂，發菩提心，厭惡女身，壽終之後復為女像者，不取正覺。

⑯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諸菩薩眾，聞我名字，壽終之後常修梵行至成佛道。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⑰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諸天人民，聞我名字，五體投地，稽首作禮，歡喜信樂，修菩薩行，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⑱設我得佛，國中人天，欲得衣服，隨念即至，如佛所讚應法妙服，自然在身。若有裁縫、染治、浣濯者，不取正覺。

⑲設我得佛，國中人天，所受快樂，不如漏盡比丘者，不取正覺。

⑳設我得佛，國中菩薩，隨意欲見十方無量嚴淨佛土，應時如願，於寶樹中皆悉照見，猶如明鏡睹其面像。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㉑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眾，聞我名字，至于得佛，諸根缺陋，不具足者，不取正覺。

㉒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眾，聞我名字，皆悉逮得清淨解脫三昧，住是三昧，一發意頃，供養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尊而不失定意。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㉓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眾，聞我名字，壽終之後，生尊貴家。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㉔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眾，聞我名字，歡喜踊躍，修菩薩行，具足德本。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㉕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眾，聞我名字，皆悉逮得普等三昧，住是三昧至于成佛，常見無量不可思議一切如來。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㉖設我得佛，國中菩薩，隨其志願，所欲聞法，自然得聞。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㉗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眾聞我名字，不即得至不退轉者，不取正覺。

㉘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眾，聞我名字，不即得至第一、第二、第三法忍，於諸佛法，不能即得不退轉者，不取正覺。」

佛告阿難：爾時法藏比丘說此願已而說頌曰：

我建超世願	必至無上道	斯願不滿足	誓不成等覺
我於無量劫	不為大施主	普濟諸貧苦	誓不成等覺
我至成佛道	名聲超十方	究竟靡不聞	誓不成等覺
離欲深正念	淨慧修梵行	志求無上道	為諸天人師
神力演大光	普照無際土	消除三垢冥	明濟眾厄難
開彼智慧眼	滅此昏盲闇	閉塞諸惡道	通達善趣門
功祚成滿足	威曜朗十方	日月戢重暉	天光隱不現
為眾開法藏	廣施功德寶	常於大眾中	說法師子吼
供養一切佛	具足眾德本	願慧悉成滿	得為三界雄
如佛無量智	通達靡不遍	願我功德力	等此最勝尊
斯願若剋果	大千應感動	虛空諸天人	當雨珍妙花

佛語阿難：法藏比丘說此願已，應時普地六種震動，天雨妙花以散其上，自然音樂，空中讚言：決定必成無上正覺。

於是法藏比丘具足修滿如是大願，誠諦不虛，超出世間深樂寂滅。

「北大」學生遊妙法寺

每年暑假，不少學校都組織「遊學團」，既可旅遊增見識，也可以趁機會多與外間一些學校、機構接觸，進一步作些學術交流。

在這個暑假，也有一團來到妙法寺，那是北京大學十餘位學生，在導師帶領下，到妙法寺參觀訪問。

大學生與一般中學、小學，果然不同，畢竟較成熟了，他們在會議室踴躍地提出問題，既有有關宗教的，也有一些政治議題，他們對社會文化有較大的關心，我想，在這方面與香港的大學生比較的話，「北大」學生較關心社會。

他們參觀了妙法寺新舊兩座佛殿，特別是對新殿的採用自然光的環保意識很感興趣，與此同時，對大佛座下五百羅漢畫像的籌劃，提問比較多，由於這五百羅漢像是由香港三百多位畫友共同創作的，是舉世難得一睹的集體創作，「北大」同學便看得細意心。



禪
話

陳青樨

禪學與禪道

有友人問我：禪學與禪道，有什麼不同？我曰「不必弄得太高深莫測，以字面來解說就行吧！學，是學問、學術，而道呢？是一種宗教，最少也是一種宗教精神吧！」

譬如我們說『修道』，這在於一個修字，是身體力行，是行動、實踐，當然也不僅僅是行動，而是帶着一種信仰的。學呢？純然是一種認識，甚至是僅僅作為一種理論研究亦未嘗不可。

因此，你說「禪學」，可以說是「吹水」——得個講字，但「禪道」呢？就要用實踐去體會了。

如果我們說禪，那就必須「進入」。「禪學」則可以是局外人，他這局外人祇是想多了解「禪」之道吧！

不過，我總覺得，無論你是「禪學」、「儒學」、「道學」都好，最好便是有所進入，深入一

點去體會體會才好，如果由始至終得個講字，口若懸河誇誇其談又如何，那祇不過是在「皮毛」上游走而已，那不過是學一點「時髦」，非做學問之道也。

再說，我們看到一些學佛修禪的佛弟子，其實很多都祇是在誦經參與法會等方面「切入」，「切入」之後便一直在這些方面「游來游去」，並沒有進一步在佛學的學習上下功夫，於是乎，由始至終，幾十年下來也不過是一位在此道上行的教徒而已。——這不僅是在家的。也許這樣說是說得有點脫軌，但能否認這不是一些事實嗎？

表面上的熱鬧蓬勃，其實也不外就是表面上而已，並不是實質的，這樣下去便是衰敗之局，是衰落的現象，因此，我個人以為「修行」兩字最為重要的一點，還是對有關方面學問的精進學習。如果「說」與「道」並修，同時行進，我想這才是發展之道。



從「衰」字說起

(節錄) 原刊於一九七八年一月《內明》第七十期

廣州話的「衰」字。有特殊意義，是凡抵達香港不久的外省人都立刻就知道的，有人問我，到底廣東人口這裏所說的「衰仔」，真正涵義是什麼？我立刻想起語言是發展的，「衰仔」一詞，現在仍是活生生的口語，大家都在使用，日久自能領會，涵義我何能界定！但廣州話衰字的最初取義，則顯然來自佛典的「八世法」：凡於自己身體有所損害，叫衰。「地藏菩薩本願經」第十二：

「天人受天福盡，有五衰相現。」「福盡」則去死不遠，去死不遠則身上呈現五種衰相。廣州話「睇吓你個衰相」，意即死期將至而已。本來佛法變異為生死，不變為涅槃，看生與死是很淡的。但廣東人套用佛語，十抵祇取表面的粗淺意義，在裏頭找不到多少佛理。上面所謂「五衰相」，還須再引「涅槃經」第十九：

「命將欲終，有五相現：一者衣裳垢膩，二者頭上花萎，三者身體臭穢，四者腋下汗出，五者不樂本座。」此是大五衰。另有小五衰，言人臉上五種表情。今不具列。

上引兩本佛典，「本願經」屬淨土宗，唐代入中譯，是佛門孝經，非常容易進入了中國婦女的內心，在以孝治天下的中國政治氣候中，為廣大婦女所日夜誦讀。「涅槃經」屬禪宗，早於晉代譯好。禪宗是中國大乘佛教中富革新的、有創作性思想的派系。中國各地僧侶，現有十之八九都是禪宗，可見其影響之盛。這樣流傳攝受的結果，不但其教理深入人心，而且它的用字用詞，亦豐富了全國各地區的口語方言。依據前人統計，佛經由梵轉漢，一

共創造了三萬五千多新語，其中大部分仍生存於我們今日的口裏和筆下——

敬仰、光明、曾經、誠實、差別、悲哀、纏身、憂慮、間斷、思惟、事實、志誠、流浪、休息、脫免、誓願、惡習、結果、戀慕、超越、假如、相貌、端正、形像、可愛、希望、自由、結集、災難、消滅、未來、現在、眷屬、退步、接手、遊行、世界、福利、清潔、微妙、畢竟、成就、珍重、玩具、聰明、勢力……

以上隨手選自「地藏菩薩本願經」，已經有這麼一大堆了。「世界」一詞，來自佛典，不可不知。他如：「流浪」，浪讀去聲。又如戀慕、形象、希望、可愛、悲哀，皆為今之文人所樂用。「玩具」一詞是佛語，知道的人想必很少。即「知道」二字，亦是佛語。又如自由、思惟、差別、休息、聰明等等，隨便一翻今日的報紙雜誌，即可遇到。

下面譯自唐人譯的「圓覺經」卷上：

平等、大眾、歡喜、猶如、迷人、知覺、因此、方便、堅持、中外、積聚、分解、本來、煩惱、教誨、聚散、取捨、身心、測度、妄想、深奧、秘密、發揮、同事……

為免繁雜，卷下的放棄了，我們現在習用的「中外」兩字，固然亦可解釋為中國與外國，加上文所說，言語本是發展的；但假使得聞佛經「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句，明白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為中，四大(地水火風)為外，詞義乃更完備透切。

又如我們習用的文壇的「壇」字，在中國古義為祭神之所；「莊子」中早有「杏壇」一詞，講孔子的

事；後來唐人用「文壇」仍攝宗主、盟主次義；在佛典裏音譯為「曼陀羅」，意譯「聚集」「道場」（亦為一種花名），乃築方圓的土壇，奉諸尊於其上，以作供養敬禮的。而我們今天的「文曼陀羅」者，大抵祇取聚集一義。但「演密鈔」第二云：

「曼陀羅，聖賢集會之處，萬德交歸。」因此「壇」這一個字，無論我們向哪方取義，都是隆重的字眼。所以，我們今日除非自此於聖賢，否則筆下寫到自己「躋身文壇」時，最好仔細想一想。

他如女名「曼華」，即曼陀羅華花；佛說法，天雨曼陀羅花；並非曼者美也。男名「金耀」，以「本願經」句「佛身金色晃耀」故；亦非黃金閃閃也。又男名「智達」，出自「六祖壇經」：「智者了達」與「君子坦蕩蕩」義畧同；絕不是聰明人纔會發達。王靜安先生拈出「境界」二字釋詞，終使我們對五代和宋詞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境界二字也是佛語。凡此種種，若平時隨處留心，當不

致踏入茫然之境，而後纔有在「亂山深處水縈迴」中，發見源頭的喜悅。

此外如功課、溫習、校量、淘汰、理論、正宗、依歸、發願、理智、理性、現成、根本、得意、接引……，都是中國自漢、晉、唐以來，由梵轉漢的創造——將中文單字靈活配搭為詞，擴濶中文的涵義。這固然是中國文字的優點，但也是佛學人的功勞！我們習用後，也不管它們來自何處。由此看來，那些叱佛為迷信，以致擠內典於不屑一顧的，可說是個人損失。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教授這樣告訴我們：

「未來的歷史學家，回顧今日這個時代，將會斷定：今日人們所認為最重要的事象，不會有什麼價值；反之，最重要的，却是大家不注意的，那就是佛教由東方輸入西方這事實。」

「西方」指歐美，不是印度。湯氏是基督徒，有此識見，委實難得。

合作精神

在香港文化館看到趙少昂與楊善深兩位嶺南畫派大師的合作畫，感受良多，這批合作畫是幾十年前兩人在精壯之年的合作，不是晚期，在晚期他倆聯同另兩位同是大師級的嶺南畫派來了一次在中國畫壇上該光光彩彩地記上一頁的合作，這兩位是關山月與黎雄才。

那是一九八三年吧！

好，讓我說回趙、楊兩師這一次早年合作畫的展出。

留下印象最難忘的，是從這些合作畫裡看到那種難能可貴的合作精神。你看這幅圖——是趙少昂先生寫了一隻翠鳥，然後由楊善深再補上其他，這一補，不但補得天衣無縫，更是十分的和諧，且又起到襯托作用。——寫合作畫，後寫者能夠對前者起襯托作用，這種「捨己為人」的精神，便是可貴的品質。

這幅作品，那些殘荷、水草，還有嶺南畫派獨特的渲染，着着顯現出楊善深大師的技巧，而更重要的是那氣度。



標月之指

佛學裡有一個很經典故事，——標月之指！

世人很多時候「學佛」、「禮佛」、「跟師傅」都是把焦點放在導師身上，一如我們所說的「皈依師」吧！一般人說：你的皈依師是哪位呀？隱隱然便是指你的師父是哪位？其實，所指皈依師，祇是「接引師」吧！佛教徒的皈依師祇有一位，即我們都是皈依佛陀。這種「誤解」也不妨引入「標月之指」的教化！皈依師其實是「指」，是指引我們向佛——標

月的月也。

於是我們也可以想深一點：「佛經」其實也是「標月之指」裡的「指」，它是讓我們通過經文的學習、理解、消化了，從而達到學佛、識佛的目的。《妙法蓮華經》也好、《金剛經》也好，以至《心經》吧，都祇是教材，也就是說都是標月之「指」。

城市也像人一樣，是必須向前發展的。

隨着時間的推移，建築物也有殘舊的一天，所以，城市重建，建築物推倒重來，這些都是需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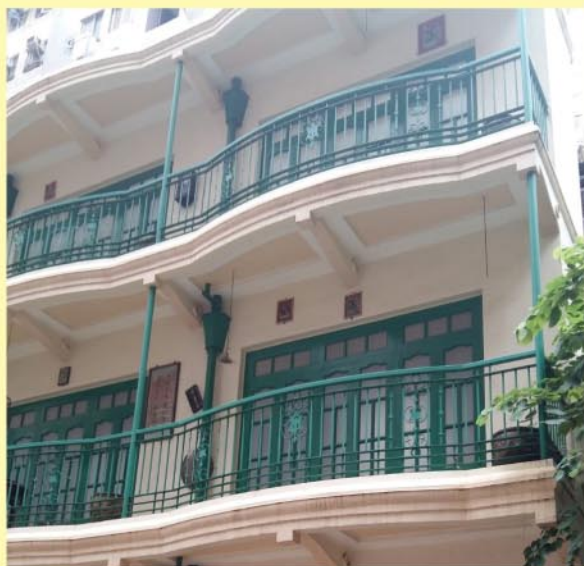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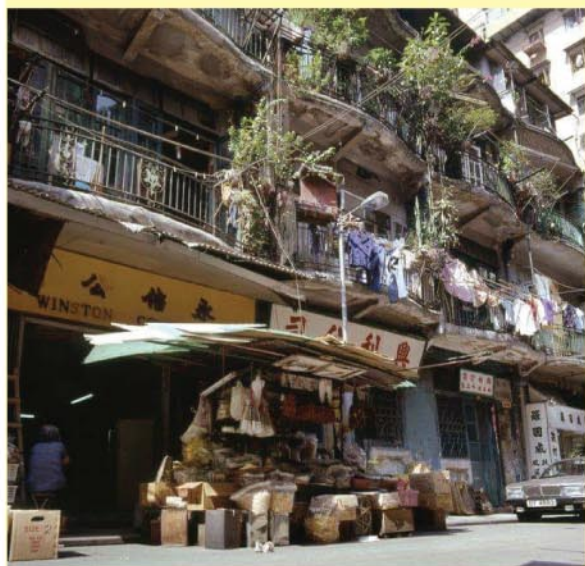
在向前發展的同時，也同時需要保留一些舊物，只要兩者之間取得一個平衡便好，有些「環保人士」，總希望一些舊物保留下來的，說是真正的環保也好，說是借題發揮也好，如果這也不捨那也不捨，則城市如何向前發展？

日前在港島灣仔行走，看到不少「新新舊舊」的建築物，那些都是交錯地「共存」下來。一個有相當歷史的地區，這樣的情景是必然之事。這裡讓我們看看兩幅照片吧！——都是李節街。

李節街的前塵影事

灣仔李節街，位於大佛口附近，這條橫街的樓房很有特色，每層都有一個古色古香的騎樓，不少住客也在這露台上吊掛着盆栽，生活氣息濃郁。對於「戰前樓」來說，這是一種很有觀賞保留價值的樓房，但如果整條街這樣保留下來，是不是有點「過份」了呢？

於是在拆建的時候，在這街頭靠牆邊起了一個「大牌樓」，把李節街原有的樓房特色作了一個「浮雕式」的設計。保留這樣一幅牆。我想這就夠了，這既不礙城市發展，也同時讓市民大眾，或者遊客吧，認識了解過去李節街的特色。設計者能夠好好地影下一輯圖片放在這牌樓下作早期樓房展覽則更好。



不用理會

法住文化書院創辦人霍韜晦先生，於今年（二零一八年）六月六日辭世。

法住文化書院在香港是頗有影響的，最少讓一眾崇尚「性情生活」的人，有一個嚮往聚點。至於你是否同意或欣賞，那是另一回事。

霍先生，我不怎樣認識，祇是在籌辦「敦煌防護功德林」活動時，邀請了他擔任委員。不過，霍先生的著作倒還是看了一些，也從中得到不少好處，特別是在儒、釋、道三者在文化的共融上，得到好些啟發。

霍先生在辭世前不久，還在談及他的「處境」，可能還有些耿耿於懷了。那是什麼呢？

他說：「宗教界不認為我是宗教的，哲學界也不認為我是哲學界的。因有人認為我去做生意啦，發展了很大的事業。大家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這算不算有點「氣話」呢？當然，以霍先生的胸襟，也不會把這些「看法」放在心上。我們覺得，何用理會別人怎樣說，做好自己本份就是了！眼見好些人，即使是被捧為師的，實際上都不過是「吹水」之輩，並不是真真正正的言行一致的——在那些所謂「出世」的地方，所見所聞，倒不如在紅塵俗世裡做一個「實在的人」。職是之故，我便覺得霍韜晦先生根本不必理會別人怎麼說，放心去吧！

「是非」

「是非」兩字，在現今社會的確是個頗煩惱的問題！——不過，這可不必太呵責「現今社會」，自古以來，有人類以來，都會是是非非地糾纏不清的。

真正的學佛，有什麼好處呢？我個人認為，這最低限度可以減少一些「是非之爭」，自己也會以一種「不理閒事」的態度瀟灑地面對一些所謂「是非」。

我們不必一刀切地說什麼「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些問題，的確是問題而不是什麼「是非」。倘若「來說問題」者一律視之為「是非」，那就「一竹篙打盡一船人」，到頭來人人噤若寒蟬的話，則真正的問題便無法得以解決。這是因噎廢食。

個人有一個看法，我們談論第三者的時候，盡量從對方的優點出發，要看到對方一些可取的地方。每個人做事，那怕是一項細小的工作，都會有不足之處，如果我們盡向其不足之處說，甚至是「窮追猛打」的，這與那些說是說非的、「說三道四」的有什麼分別？——看到別人的優點，這是重要的。

各自表述

有些見解，是可以共通的，是大家意見一致，但同時亦可以「各自表述」。這是因為彼此的立場不同，也可以導致同一問題而出現不同的見解。這一來，如果我們在同一問題中去爭辯誰對誰錯，會有真正的對錯嗎？

譬如我們觀看天上的月，你說月是圓的，但月有時候是一彎的娥眉月；你說是「月半彎」嗎？但初一、十五，則朗朗明月高懸。

其實，「月有陰晴圓缺」也不過是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時候，而你正好在那裡所見到的表象吧！月的本身其實沒有改變，無論何年何月何位置都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說：「這問題你這樣看法是錯的！」究竟是不是真的錯？這其實就是你站在這位置，你在這時候看「月」，是「月半彎」，但如果從對方的位置與時間來看，可是個團圓之月呀！請問誰對誰錯？立場不同而已。

慈心

收到匯智出版社羅國洪兄編的《香港·人》一書，本來待有空時才慢慢閱讀，可看了其中一篇，便禁不住放下手頭工作，再一篇一篇地一口氣讀了好幾篇。

這本書是由多位作者分別寫寫自己熟悉的人物，有些寫老師，有些寫父親，有些寫朋友。文字不長，可引人入勝的地方是什麼呢？——真摯、真誠。

我曾經向朋友說這一句話：「寫書要真誠、坦誠，別人才喜歡看！」

真誠坦誠是重要的，若是擺出一副導師的樣子，誰喜歡看！

我翻閱到鍾玲女士寫的「嚴太太的慈

心」，一口氣讀下來，甚為感動，主要原因，是寫出了嚴寬祐、崔常敏這對慈心夫婦動人感人的一面。他倆十年如一日地為內地貧困家庭的學生發放助學金，他們那個福慧基金會一直做着這些事。

我十多年前認識他們兩位，已經看到他們在做這些事情，並且一派祥和，勤勤懇懇地做，與那些「慌死無人知」者，其是高下立見。

此文寫到嚴先生往生後，嚴老太太一個人繼續那些工作，特別是她那簡樸的生活、待人接物的和藹可親，正正是體現出她的慈心。

——慈心是發自內心的，不是刻意地做給人看，當然更不是得個「講」字。



「登陸」與「上岸」

把一些數字玩玩，也算得是生活情趣。

譬如大家都興說「六十後」、「七十後」，即是指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出生的。六十多歲或七十多歲，有時別人問他高壽？如果他是七十多歲，他會說「七十後」，當然不是指七十年代出生，如果今年七十多歲，則應該是「四十後」。

玩玩數字，也正是生活情趣，也不妨說是「佛系」情趣吧！把一些平日緊張態度放鬆下來。

「你今年多大了？」

「都快登陸了！」

「快登陸」者，即快六十歲了，這個「陸」是六十之謂也！不過，聽到這樣說我總是喜歡為對方「更正」的，「不是『登陸』，是『上岸』才對！」

登陸即是從水中上岸。六十歲，是退休年齡，退休，不就是「上岸」了嗎？

俗語對所謂「搵夠」，又稱為「上岸」，生活無休之道也：不過「上岸之後」，最好找些「細藝」，千萬不要無所事事。

禪院鐘聲

每次看到日本庭園的枯山水，總是自然地聯想到「禪院鐘聲」。

怎麼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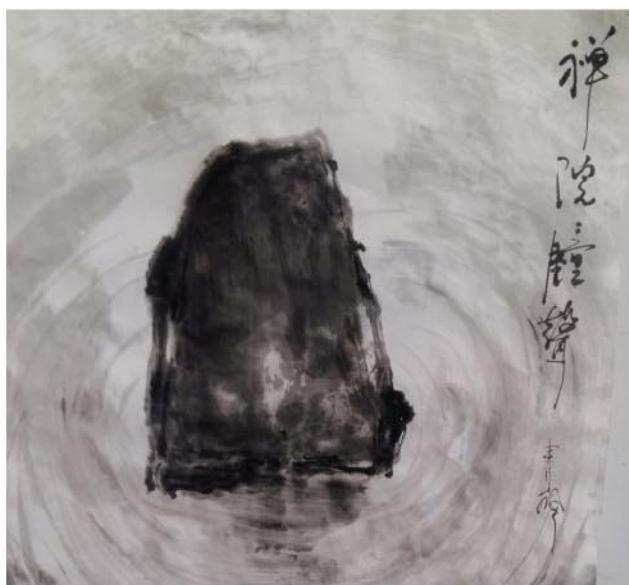
先來看看什麼叫「枯山水」。

它的庭園設計，是一塊石頭，放在一個由碎石子鋪開來的地面上，沒有花花草草，祇是那些被梳扒得像水中波紋的白色小石子。這個「枯」字，也許就是這種感覺而來吧！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可以說是一派孤寂的禪境。孤寂，並不「可怕」，那是心的寧靜。

這塊石頭，彷彿是寺院裡的一口大鐘，而那一圈圈的梳扒得整齊的所謂「水紋」，我們實在可以視之為「音波」，是音頻吧。於是看着這「枯山水」，我便有一種禪院鐘聲的感覺。

你靜靜地不被外間打擾，你在心間裡便會聽到那「鐘聲」。

於是我寫下這幅「禪畫」。



不立文字

我們閱讀禪書，能容易接觸到這一句話語——
「教外別傳，不立文字。」

從字義看，這一句說話是容易理解的，不難懂，祇是有些奇怪，禪家說「不立文字」，偏偏我們在坊間却看到不少有關禪的文字，這不是與「不立文字」背道而馳？

如何理解這句話，我看還是從「禪」的根本態度看起「禪」，特別是傳入中國後，已經令我們的「本土文化」而作了大量的改革，甚至有「中國禪」說法了，禪是不太重視經典念誦，

甚至是沒有偶像崇拜的。所以，我們看到一些「禪堂」就好像一個書房吧！

所謂「不立文字」以我個人淺薄的理解，主要還是為了避開文字的障礙，所謂文字的障，也可視之為「着相」。禪是強調心心相印的領悟，是明心見性，其指人心的開悟，那麼，這就其心很容易受到文字的「漏」而有所「誤識」？

而我更會進一步認為，所謂「不立文字」，是指「不立於文字」。

漢學藝術迎中秋

主辦：妙法寺

協辦：香港漢學藝術會

地點：妙法寺藝廊

時間：九月二十至十月十八日

香港的文化藝術活動，頗見活躍，祇可惜場地不足，政府支援不足，於是在展覽場地上形成供不應求。特區政府的官家場地，更有吊高來賣的感覺，真是捨本逐末，本末倒置。原是該由政府帶頭做好文化工作的，可想不到却反過來成了被懇求的對象！——都幾教人感慨兼可笑者也！好了，氣餒之言少說。

幸好，民間還有好些有心人，提供場地供文化活動。妙法寺便是其中之一，我們有個藝廊，每年都會有好幾次展覽活動的，當然這得好好策劃，特別是在選擇合作伙伴時，更要認真不馬虎，不一定是上佳作品，但必須有真心真意地為文化藝術作無私的耕耘。

這次「漢學藝術迎中秋」的詩書畫展，便是在這情況下籌策的。

這是香港漢學藝術會的會員作品展。該會成立於二零零九年，會長是熱衷於詩詞創作的龐日昌。他們這個會宗旨鮮明，都是一群熱愛中華文化藝術的朋友，聚在一起共同研究漢學，包括國畫、書法以及詩詞創作。這個會由成立迄今雖僅僅十個年頭，但活動力十足，經常地在本港、廣州及其他省市展出及參加詩詞比賽。寓文化交流於比賽，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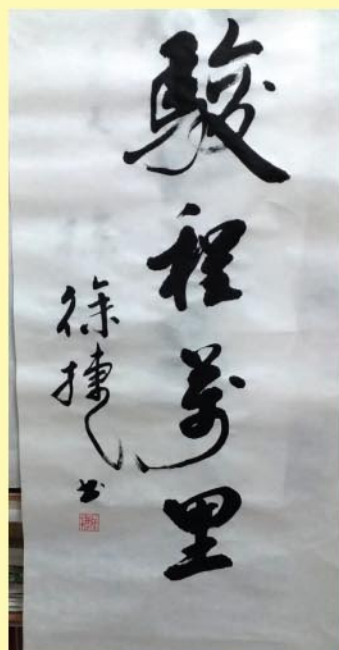
今次妙法寺主辦這項展覽，一來是節日活動；二來也希望藉此鼓勵大家對咱們的漢學藝術多點關注。



黃如璧作品



高金山作品



徐捷作品

今次參與展出的漢學會會員有26位：

龐日昌、朱其石、洪德力、陳 錦、龐日康、呂錦霞、趙占霞、
歐 銀、林燕就、劉金紅、周建群、湯榴芬、黃如璧、黃宜邦、
陳之文、高金仙、徐 捷、陳為民、馬 莉、王安綺、陳流記、
陳成偉、龐潤祥、馮榦材、蘇仕泮、陳成漢。



黃宜邦作品



歐 銀作品



洪德力作品



周建群作品



朱其石作品

呂錦霞作品

趙
湯



陳為民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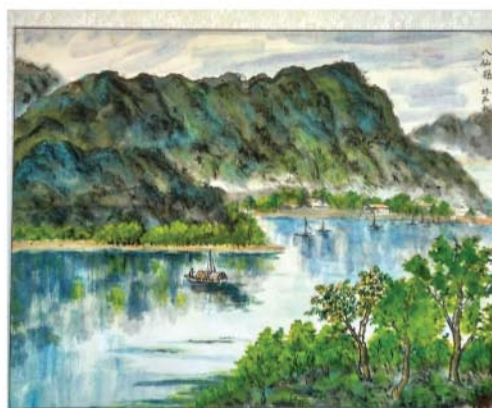
王安綺作品



劉金紅作品



陳之文作品



林燕就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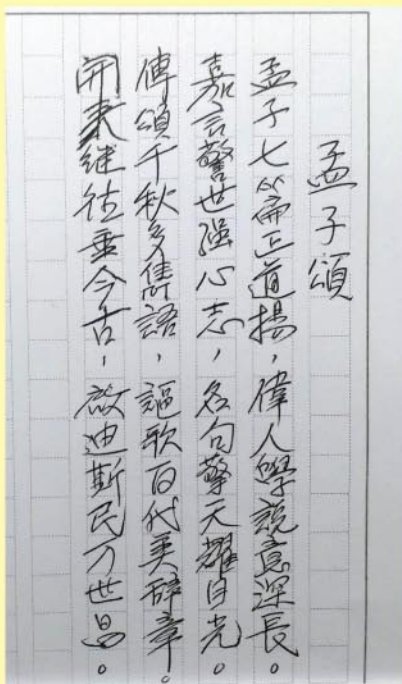
呂錦霞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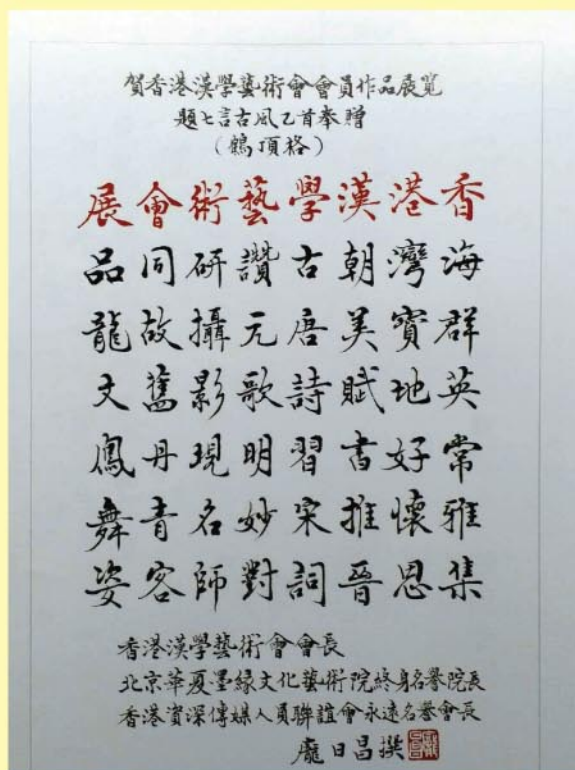
趙占霞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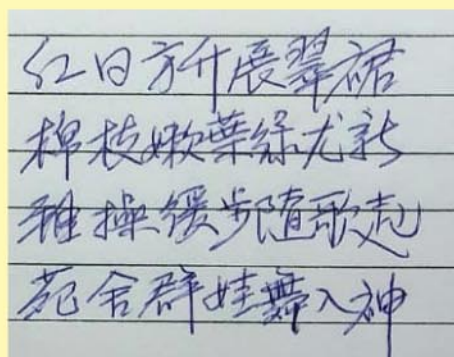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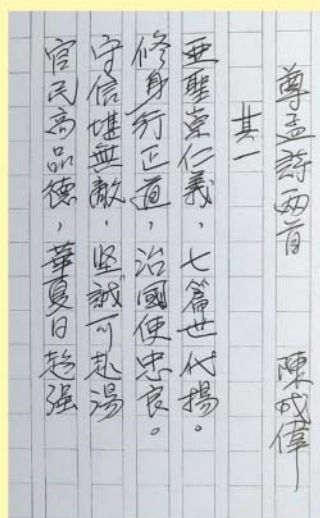
湯榴芬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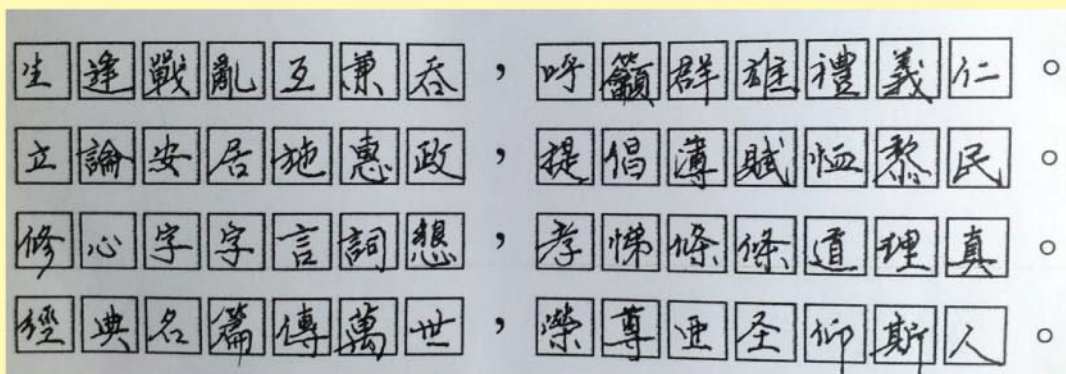
麗日康作品



麗日昌作品



麗潤祥作品



紀念孟子誕辰詩 陳流記



姓甚名誰

一看這個「姓」字，便會聯想到所謂「理所當然」，「女」字旁邊加一「生」字為「姓」，對呀，兒女都是阿媽生的，阿媽是「女人」，所以這個「姓」字便理所當然地女字部首。也可以見到，那是母系社會的象徵。

有一個詞語我們經常說——「平民百姓」，或者又稱「老百姓」。這個「姓」字總是代表大眾。其實在古代社會，「百姓」是代表貴族，有身份有地位才有「姓」，一般的所謂賤民便祇有名而無姓氏。

再說，「姓氏」兩字在遠古母系社會時也分開的，男子稱為「氏」，女子才是「姓」。「姓氏」兩字大抵是因合稱而來。

我們對「姓」什麼，其實也不必太看重，很多時候是天子分封賜姓，譬如屈原的先祖，他們本來是姓熊的，封了那個叫做「屈」之地，從此那支流的熊也就改姓為屈。

姓「陳」的據說也是因封地而來，很多都是這樣子，也不必去追溯什麼，總之有名有姓便得啦！



妙法通訊流通處

元朗三聯書店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63號

友生昌筆墨莊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

三聯書局
香港灣仔柯布連道1-1A號

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

佐敦商務印書館
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

康怡商務印書館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

屯門商務印書館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22舖